

当童漂，做一个昂贵的梦

记者 宋说 师文静
见习记者 胡玲玲

4个月挣了250元

小伊和妈妈吴兰今年5月21日从江西来到横店，屋内大小几十包春夏秋冬的衣服，摞得比人还高，显示着娘儿俩“扎根横店”的决心。她们是横店小镇上数个“童漂家庭”中的一个，认识她们的宝妈说，这母女俩太苦了。

7月的时候，天气越来越炎热，吴兰奔波在各个通告群里，为孩子投简历，送资料，她的微信里置顶了几十位演员统筹、经纪人，这是吴兰在横店辛苦攒下且最不能丢失的东西，这是人脉。远在南昌的爸爸发消息来问，“小伊最近进组了吗，啥角色”，吴兰用力下划了两下手机屏幕，略过层层置顶的头像，点开回复，“最近刚拍完俩微短剧，演了女主角的时候，有一两句台词，小伊很高兴。这两天暂时没戏拍，在家学二年级的数学题。”

小伊的学校距离租房处二百米，这所村里的小学入学条件很简单，提前报名，带上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办理后就能顺利入学，学费不用缴，这样除去租房成本500元，水电费用两三百元，母女俩每月生活成本能控制在3000元以内，由远在南昌的爸爸负责支出。小伊平时自己上下学，中午不回家吃饭，因为吴兰已经给学校交了1200元的伙食费，600元的托管费，“有鸡腿！鱿鱼！”满足和幸福溢上小伊的小脸，细看，孩子脸上还有未好透的痱子印。

痱子印是夏天拍戏留下的，因为“夏穿冬衣”的一场群演戏，吴兰提起来还是心疼不已，小伊皮肤偏黑，但细嫩光滑的肤质，让吴兰颇为骄傲，起痱子在南昌生活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。小伊急切要证明拍戏不辛苦，“穿棉袄的时候会有一个袋子，装上冰块，放在衣服里，第二天棉袄没啦！就没有给冰块。”吴兰苦笑补充，“40度的天气穿棉袄，第二天35度，棉袄安排给别人穿了，她穿了厚衣服外面还套了呢子衣，下面加绒的裤子，很热的。”

群演一场场跑，但每次约好的100元酬劳，不知道被吹向谁的口袋，一点踪影都不见。小伊在片场跑来跑去当背景板，汗流浃背也高兴，但吴兰想放弃了，迫于生存的压力。凌晨2点的片场，角落里零散窝着一些女人和孩子，吴兰摇着扇子，小伊在断断续续的凉风中睡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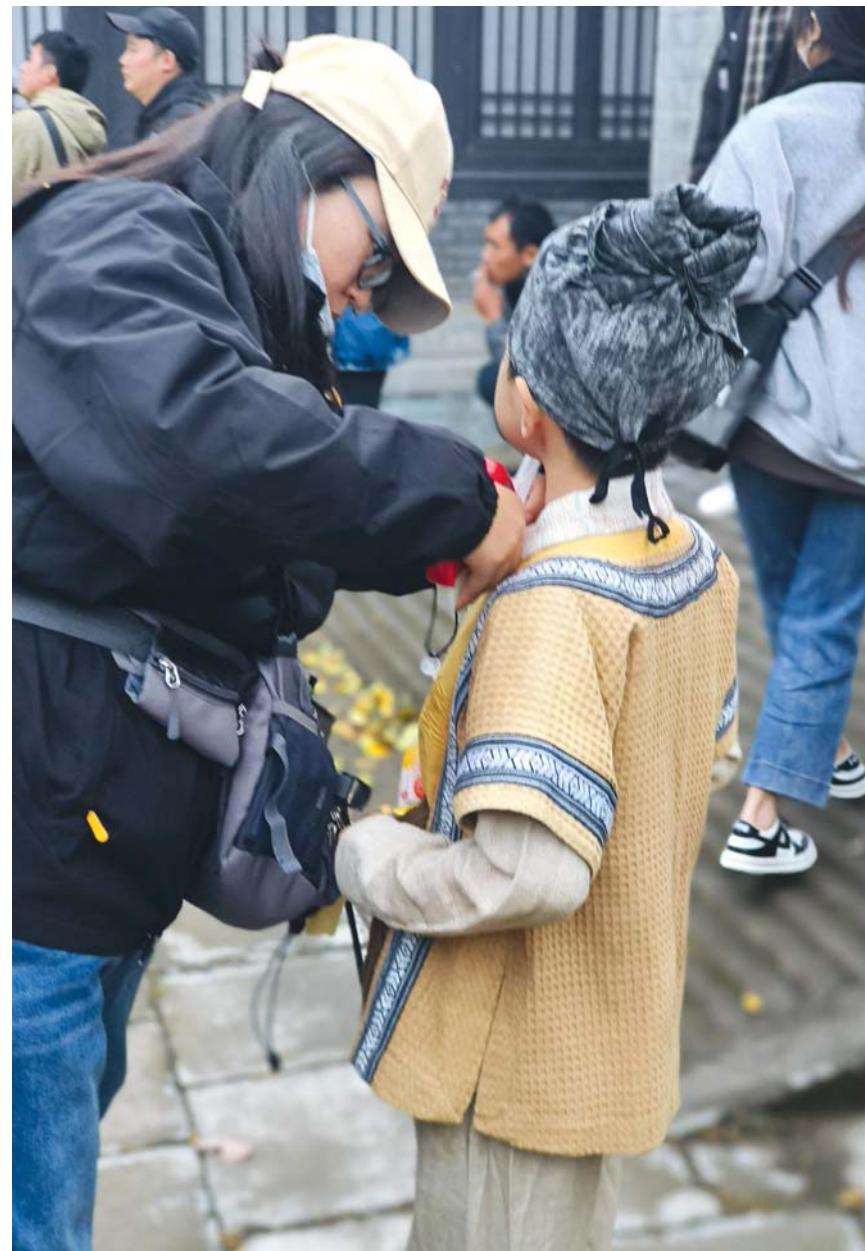
吴兰没统计过小伊在横店跑了多少次群演，记得比较清楚的是，“夏穿冬衣”那次拍了两天给了200元，9月份还在上学期间，请假演了半天的群演，收入酬劳50块钱，来到横店的前4个月，母女俩仅收获250元。吴兰感绝望，小伊的快乐依旧简单，妈妈给买了“咕卡”的贴纸，还有新朋友送给她画好的彩色裙子纸片，横店镇兰亭小学一年级共两个班，小伊的同班同学有42个，她说，入学两个多月后收获了10个好朋友，只是数学题越来越头疼了，“gu ā(括)号，85减5，再gu ā(括)号，应该这样算。”小伊几次算错，考验着吴兰的耐心，去年二年级的题小伊还能一点就通，今年拍戏占据了小伊的注意力，学习愈发费劲。

培训、会员、带资

吴兰带孩子来横店的契机，是听短视频平台中一位赵老师说，小孩子可以来横店拍戏。小伊太喜欢演戏了，天天对着电视机模仿明星，于是吴兰瞒着老公，给对方缴纳了9800元的培训费。这位赵老师把她推给了经纪公司，通过经纪人的介绍，母女俩接触剧组的机会随之多了起来。

“矛盾是啥玩意！老师说，矛盾就是吵

11月的中旬，横店入冬，南上湖西村的一间房间内，没有暖气，厨房兼客厅的墙壁上，六个被凿开的洞咧着大嘴，有风钻进来，屋内和屋外温度几乎没差别。住在这里的吴兰决定继续坚持，因为6岁的小伊哭着对她说，想继续演戏，想继续做这个很甜的梦。



小演员在拍摄现场准备中（受访者供图）

架。”这是小伊在培训课上学到的。培训课7月份才开始，说好的7天，吴兰没想到后两天是“实战教学”——进组当群演，十几个孩子在同一个自制剧里嗷嗷哭，到处跑，老师说“在爱奇艺、优酷能看到的”，实际最后的成片只是机构用个人账号传到了视频网站上，家长们反复进去回看孩子的表现，视频才有些点击量。在聊胜于无的培训之后，小伊接到半夜演“小鬼”的戏份。更让吴兰觉得“受宠若惊”的是，后来接到了微短剧的女主小时候一角，300元一天，就一句台词。那天半夜着急跑去片场，骑车还不小心撞到石头，吴兰想起来觉得好笑。“这是我最兴奋的一天！”小伊忽闪起双手，好似要从板凳上起飞。吴兰觉得9800元虽昂贵却也值了，“通过经纪公司跑了几个月没给钱的群演，认识了更多的人脉，才能有饰演女主小时候的机会，我也算无怨无悔吧。”

刚来横店的童漂家庭，从经纪公司的经纪人手里接戏，是快速积累人脉和找到戏约的入门方法。吴兰缴纳的培训费算少的，这个普通家庭为一个未来不可知的梦想，支撑不起太高昂的费用。小镇上的人脉网错综复杂，帮助孩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小镇上迅速积累起作品，对一位母亲而言，是责任感使然，更需要家庭雄厚的财力堆

积。

吴兰还认识一位从江西嫁过来的妈妈，她叫苏晨曦，和儿子住在横店旁边丽水市的某个县城。在吴兰刚来横店不久，两人在同一个剧组相遇，两个“童漂家庭”各有各的“漂”法，吴兰谈不上羡慕她。

苏晨曦今年1月带着儿子来横店拍戏，她觉得“儿子好帅”，但来了觉得横店很卷，帅孩子多了去了，孩子在这边“不稀罕”。“一抓一大把，人家凭什么选你的孩子去演？”要让她再重新选择一次，她激烈的语速突然慢了下来，冷静说道，“我会选择给孩子交‘会员’。”

“会员”是横店几家大的儿童经纪公司的收费模式，“会员”分等级，有2万元1年，1年内最少能保证上3个戏，可以出演特约演员等。5万元3年，3年内最少保证8个戏，能够上特约演员及角色等。还有“高端艺人”，8万元5年，5年内最少保证12个戏，有特约及角色等。

没有签经纪公司的孩子想接到特约角色，能有一两句台词的戏不容易，这是苏晨曦后来才知道的。她因此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没加入经纪公司的“会员”，多亏了孩子形象较好，自己也愿意“带资”，接到了不少院线电影、大制作剧集里的角色，“有时候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能力，就算成为会员，

经纪公司给你的戏也不一定就是家长想象的那样，有些孩子确实不适合上镜，强推也没用。”

对于经纪公司的“会员”，吴兰不想接受，也没有条件接受，她带着小伊从一步一步一坑的群演开始，有几次还幸运地“捡漏”到别人临时爽约、急用人的特约角色。这些进大剧组的“机会”不时在群里出现，像一只很有诱惑力的大手在召唤，吴兰心想，“说是能进组，还不知道孩子演完有没有镜头留下呢。”此时接小伊放学的闹钟响了，吴兰关上手机，不打算再理会。

总有出资更高的

吴兰手机里有一个100多人的宝妈群和一个500多人的宝妈群，这些在横店带娃漂着的妈妈们组成了庞大的集体。群里刚来横店的宝妈想法比较简单，孩子喜欢表演，想锻炼表达能力和自信心，就送来“历练一番”。

简单的想法常常被现实击碎。选角这条路有层层关卡，苏晨曦也弄不懂，“带资”究竟是咋来的，“是剧组、演员统筹，还是机构、经纪人？”但苏晨曦想为孩子花钱，“100个人都争着抢这一个位子，这时候有人说要把位子卖给你，你难道不愿意吗？”苏晨曦顺应了这种规则，却还是会感到憋屈。她说，暑期里竞争很大，有次“带资”接了某个大制作剧集的特约角色，在片场已经拍摄了一个多小时，经纪人突然告诉她“要换人”，原因是又有另外一个女孩家长愿意出资更高，剧本为此从“母子”改成了“母女”。

苏晨曦带着8岁的儿子曾跑过一次群演，就再也不想跑了。“一次就知道跑群演很累，我不愿意让孩子受这份罪。”相比之下，在酒店拍几十次试戏视频显得轻松不少，还能收获不少拿得出手的角色，顺利的话，某个新剧里将会看到儿子的身影，他在剧里能说两句台词，和一众知名的演员搭戏。

在各大通告群找角色、给儿子的角色把关，最好能和明星挨上边，苏晨曦因此对很多人降低了警惕。提起曾经遭遇的受骗经历，苏晨曦语调高了起来，“对方要我‘带资’1万块钱，说能让我儿子在某个大制作剧中演罗云熙的时候，和我聊天说得像真的一样。我愿意花钱的，也看到网上已经有宣传这部剧的消息了，就给他交了2600元的定金，结果这人第二天电话不接，微信把我拉黑了。”遭遇这种受骗形式的宝妈不在少数，苏晨曦有点自嘲地说，都是因为自己“贪”，“后来我了解到，很多大剧组是不会‘卖’自己的位子的。”苏晨曦不打算报警，“群里受骗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更高的，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的都有！她们那些应该也不叫骗，比如花了很多钱的就是投资了某个短剧，那她的孩子可以当主角嘛，不过剧最后没拍，只能说是‘投资失败’。”

好多迷茫的宝妈们在群里互帮互助，苏晨曦和吴兰分享过“院线电影的主角和给学校请假15天”的选择焦虑，吴兰也热心地给苏晨曦介绍过某些电影的主演角色。“宝妈是啥！”身边调皮捣乱的小伊不懂，但吴兰和她说，“坐好，乖一点，不然等下不给你戏拍。”小伊立马端坐，“啥戏！有台词吗？是吗？”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天真无邪，透露着期待。

苏晨曦的儿子已经能在外地接到广告、走秀等工作了，在高铁上、宾馆里工作、学习是常有的事。吴兰还带着小伊在横店打转，小镇上的共享电动车到不了那些偏远的片场，一辆800元的二手电动车从横店南上湖西村一趟趟出发，载着小伊的梦。吴兰也不确定能坚持多久，她只告诉老公，别放弃老家的生意。母女俩身影娇小，越骑越远，隐于漫天纷飞的通告中。

（文中受访者为化名）